乡关已失

拉迪夫莫哈末(Mhd. Latif Mohamed)

拉迪夫莫哈末是新加坡重要马来作家之一。他生于 1950年3月20日,在敦斯里拉朗中学受教育,后毕业 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,曾执教多年及任职新加坡教育 部课程发展署,编写课本,现已退休。

自1967 年以来,他写诗歌、短篇小说、评论、长篇小说和剧本。曾赢得1974,1975、1979 和1980 年度文学奖。出版著作有诗集《一团火一道彩虹》(Segumpal Api Selingkar Pelangi, 1978)、《心湖》(Danau Sukma,1988);短篇小说集《遗失》(Kehilangan,1982);及长篇小说《怀念深深》(Di Puncak Rindu,1977)、《眼泪城》(Kota Air Mata,1978);《在隔离中》(Dalam Keasingan,1989)及《凭吊爱情》(Ziarah Cinta,1998)。

《乡关已失》(Nostalgia Yang Hilang) 译自《淡马锡》(Temasik) 短篇小说集,原文曾发表于1986 年 2 月 2 日《每日新闻•星期刊》,)

那天我最高兴。晚上8时我们将去樟宜机场。经过30年的努力,我将第一次和哥哥见面。我在脑海中描绘哥哥的样貌。母亲说,哥哥最像先父。我想哥哥的肤色一定白皙,即使不像洋人那么白,也一定不像我们这样黑。哥哥居留英国那么久,不是一两个月,也不是一两年,而是40年。

我奇怪哥哥怎么能够成为英国公民。他可是出生在这 里啊。母亲说,哥哥是因为生气而跑去英国。起初他当海 员。后来就定居在英国。在那里结婚生儿育女。哥哥有三 个孩子。全都是英国爪哇混血儿。从哥哥寄来的照片中看 来,他们全都漂亮英俊。

"哥哥为什么生气?"一天母亲讲到哥哥时我发问。

"女人的事罗。他失望了就走掉。他实在太迷恋那个 女人了。他非常爱她。可当我去提亲时,却被拒绝了。那 个女人嫁给了有钱人。你哥哥非常生气。起因就是这样。"

我猜想哥哥的性格。他现在一定很摩登。可能讲话已 西化,吃东西也西化,举止也西化了。大概一切都已像洋 人。我想象他的容貌。他的皮肤一定是白里透红。爪哇人 的肤色混和了英国人的。一定非常帅气!

我也想象哥哥妻子的容貌,一个真正的英国女人。她怎么会爱上我的哥哥呢?哥哥又是怎么对待他的妻子?哥哥娶她容易吗?他们的饮食怎样?哥哥必定已经改吃西餐了。他必定已习惯每天吃马铃薯、乳酪和牛油。

"飞机几点降陆?"母亲眼望候客大厅墙上的大钟问。

"如果没有更改,再过 15 分钟就降陆。"我安慰母亲,知道母亲急切盼望看见哥哥。她已 30 年没有亲近哥哥了。哪个母亲不想念自己的孩子?现在她终于能够如愿以偿啦。以前,每当开斋节来临,母亲都不停地叨念哥哥的名字。她生病时更叨念哥哥,盼望去世前能见哥哥一面。

母亲很想去英国探望哥哥。我们也努力存钱要让她去。 但当钱存够的时候,她却改变主意不去了。她叫我写了几 十封信,几百封信。叫哥哥回来,来看望母亲。母亲已经 老了,母亲非常非常思念哥哥。母亲眼花了。母亲耳朵不 灵了。母亲老叫我写这写那的。

我写下了母亲的一切叮咛。每个月她都叫我写信给哥 哥。每个星期她都追问,哥哥有回信吗?

- "他到了吗?"母亲焦急地问,坐立不安。
- "待会儿你哥哥从哪个门出来?"母亲又问。

"喏,前面那个门,就在我们的正前方。"我指着哥哥将走出来的门。母亲于是盯着那道门观看。我能深切体会母亲对分别 30 年儿子的浓烈思念。

为了与她分忧,我请母亲再说哥哥远走他方的故事。 虽然那故事她已对我讲了几十次。

"女人的事啦。你哥真傻。如果我是男人,我才不生气呢。不喜欢,找别的好了。女人又不只一个。他所迷恋的女人又不是很美!"哥哥为女人而弃家出走,母亲一直很不以为然。

"要是你哥一直留在这里,可能已当上校长。他出走时是受训教师。真蠢!为女人而发脾气。"母亲一直为哥哥感到不值。这时候哥哥乘搭的班机已迟了约10分钟还未降陆。

当哥哥终于出现的时候,母亲冲上前去接他。他拥抱 母亲,亲吻母亲的额头和面颊,再亲吻她的手。母亲泪水 满眶。哥哥却显得平静。或许他已在外国磨炼得练达了。 或许他已不再善感和困惑了。我拥抱哥哥,觉得他结实壮健。看不出他已将近 58 岁。我觉得他似乎只有 45 岁。他容光焕发,面颊丰满,眼睛有神,嘴唇湿润。

"你的妻子呢?不是说要一起来吗?"母亲问。

"来不成。她申请不到假期。"哥哥用流利的马来语回答。他注视我和母亲,然后问:"蒂玛和蓝利呢?"

"他们在家里等。"母亲回答。

在德士车里,哥哥看着新加坡的变化,感到很惊奇。 "淡马锡变成这样了。"我听他说淡马锡吃了一惊。他又说: "新加坡建设得太快了。"

他左看右望,惊讶、错愕、吃惊,百感交集。他询问 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路,每一条巷。德士飞驰奔向马西岭。

哥哥整晚与我们聊天。我问他有关在英国的生活。他似乎是一个很忠于马来人传统的马来人。他还能流畅地写爪威文。他还吃"波拉占"虾膏。他还阅读马来文学作品。他也懂得沙末赛(A. Samad Said, 马来西亚大作家)。他也能深入地谈论长篇小说《荆棘满途》(Ranjau Sepanjang Jalan)。他与留学英国的马来西亚学生密切来往。他常常邀

请任何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人到家里坐谈聊天。

"明天带我去甘榜哇丹戎(Kampung Wak Tanjung)。" 哥哥提出要求。"我很怀念我小时候玩耍的地方。"

我呆呆地无话可说,心中激烈交战。哪儿还有甘榜哇 丹戎可让我带他去。甘榜哇丹戎已经被铲泥机吞食了。最 后我只得把实情相告。哥哥感到失望,兴起怀旧情愫。"没 关系,带我去那里,看看它的旧土地也行。"他悲伤地请求。

第二天,我还是带哥哥去到已经冷寂的甘榜哇丹戎。 他站在红土地上沉思。愁肠百转。然后他又叫我带他去巴 东特巴卡小学(Sekolah Padang Terbakar)。我又一次张口结 舌。他仍然要我带他去。到了那里,哥哥陷入更深的怀念。 他站在已被建筑物吞食的学校原址。

"为什么会变成这样?"他问。

"建设,进步。"我明确回答。哥哥的问话里含有冷嘲 味道。

"难道进步就必须消灭旧有的一切?难道进步即是摧毁过去?"我无言,没有回答哥哥的问题。

"30年。30年来我一直思念故乡,一直怀想儿时的种

种美好记忆,以及青少年时代的美丽淡马锡。可现在一切都消失了。这变化真令人伤心。"哥哥像个大文豪似的幽幽地说,非常罗曼蒂克。

"哥哥,今日新加坡已不是 30 年前的新加坡了。新加坡现在是个国际大都会。与伦敦一样。与东京和纽约一样。" 我自豪地回答。

"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转变,哥。马来社会也变得进步了。他们很实际。追求进步。他们不愿脱离国家建设的巨轮。没有改变的社会是死的,哥。那是已僵化的社会。"

我开始敢于发表意见。因为我相信哥哥应该了解社会的变迁。只是令我惊奇的是,他在英国居住了30年,竟然悲伤地面对甘榜哇丹戎的消失。他感到失望。我不能明白,他为什么以讥讽面对这里的进步。

"在你所说的这个进步里隐藏着深深的鸿沟。在你所说的建设面前有张大着口的陷井。我同意改变和建设是好的,但它必须与精神的发展,以及一个民族文化的保存相行并进。我担心,你们全体会陷入进步的陷井,会跌落建设的深渊。在那里全都赤裸裸的,没有衣物遮体护身。

"你们说是进步。我却担心你们在非常巨大强劲的建设面前会太过渺小。我怕你们付出的代价过高,将来一切都被典当以后,无法赎回。"哥哥发表长篇大论,声调中含有对我们这里人的悲观失望。我思索他的话。他则用脚抓扒巴东特巴卡小学遗址的泥沙。他眼望前方,似乎眼前尽是闪闪发亮的千种回忆,脑海中浮现的是万种幽思。我觉得这是继续交换意见的好机会。

"哥哥以为,在这追求生存的时空里,维护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吗?你以为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,艺术和浪漫性质的东西都必须保留么?为了生存,我们被迫快速行动,做一切必须做的事。怎能只照顾艺术性的东西?"

哥哥脸色凝重地面对我的问题,疑惑重重地凝视我的 脸。我无法猜想他这时正在想什么。

"不知道。或许是我离开这里的生活潮流 30 年,太久了。真不知道啦。"哥哥低声说。

"我们并没僵死。我们这里有整百个文化团体。他们都很活跃。有戏剧团,舞蹈团,歌唱协会,陀螺协会,武术协会,文学团体。宗教团体更有几十个。我们还建立了

许多漂亮的回教堂。我们还有这一切。难道这样我们还会被新建设淹没?"

哥哥沉默不语。我觉得不该再用种种问题为难他。

静默了好一阵子,哥哥开口叫我带他去丹戎加东 (Tanjung Katong)。我说丹戎加东已经没有了,已经被填 平了。作为代替,我带他去马林百列。

哥哥眺望海平线,想起 30 年前,当他还是青少年时。那时他和一个女子相爱。丹戎加东见证了他爱人的誓言。那时他的世界充满着爱。觉得没有爱,他的生活将毫无意义。他的爱人信誓旦旦,许诺会永远忠于他。据说,不是因为财产,不是为了高职。哥哥也全心全意爱着她。哥哥完全陶醉在恋爱中,整天想着他的爱人。他觉得恋爱非常美好。他充满了幻想。

他叫母亲去提亲,没想到却被拒绝了。他觉得天都倒塌了下来。他的身体被大地吞没。他的眼前一片黑暗。

他开始憎恨一切,灰心失望,身心疲乏,神情颓靡。 爱情毁灭了他的生活力。

在朋友的劝告下,他决定随船航向任何地方。他带着

受创的心和枯萎的爱情去流亡。现在,他猜想他的旧爱人一定已经老了。她大约已 50 岁,必定已经有了儿孙。最少也已去过麦加朝圣。

- "这里是重物质者生存。"哥哥突然说。
- "在英国也一样,有什么差别呢?"我争辩说。
- "这里的改变真可怕。我害怕看见它。机器可以消灭 人类的文明。"
- "机器消灭全世界的人类文明。这场革命毁了一切。" 我补充。接着问:"哥你生活在国外感觉怎样?"
 - "我觉得快乐。有好妻子。有聪明伶俐的孩子。"
 - "可是,哥你心里呢?你的精神怎样?"
- "我的确感觉有所失。生活在不认识不热爱我的文化 的人群中。可是与这里比较,我还是觉得生活在那里更好。"
 - "为什么?"
- "在这里现在还有什么呢。生活在那里更强。我眼不 见为乐。"
 - "那可不是在逃避吗?"
 - "啊,人类都在逃避。哪有什么人不在逃避?"

- "要是你有机会居住在这里,你愿意吗?"
- "不。我不要。"
- "为什么?"

"我觉得我与这里已没有什么联系。除了家人。除了 我对家人的爱。"

哥哥视新加坡为夺走他的爱的城市。他是因为失去爱人而憎恨这里吗?或许他只是在为憎恨这里找寻借口。哥哥现在变成怎样的人了。或者他只是一半一半的?一半是马来人,一半是英国人?他对殖民统治我族人民几百年的英国人,是抱持怎样的态度?他对曾经令自己族人愚昧的英国人,又是抱持怎样的态度?那种愚昧还一直遗害至今呢。他对这一切采取什么态度?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翻腾。但我没有对哥哥说。我担心他听了会更讨厌逗留在这里。

我看哥哥的脸,见他脸色显得若有所失。他似乎非常 怀念那些他再也无法找回的东西。

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, 哥哥说要回英国。他说他的假期已经完了。母亲非常伤心, 不愿与哥哥分离。母亲认为

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哥哥的脸了。离别时母亲痛哭流涕。而 我也第一次看见哥哥抽泣。

哥哥上了飞机,我仍然可以感觉到他那若有所失的神情,一种难于言说的神情。

我扶持母亲乘车回马西岭。哥哥的身影似乎一直在我的眼中晃动。

陈妙华 译